



宋槧太平御覽



卷3
403
96



13
403
96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一十五

學部九

講說

廣雅曰講讀也

說文曰講和解也

易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

論語曰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

漢書曰夏侯勝每講常謂諸生日士病不能明經經術苟明其取青紫如俯拾地芥學經不明不如歸耕

又曰孔光居公輔位前後十七年時會門下大生講問疑難舉大義其弟子多成就為博士

又曰董仲舒治春秋孝景時為博士下帷講誦弟子以次

太平御覽

卷第六百一十五

一

學部九



新金圖書

此係明治八年八月八日
由山田一人
所購以贖資

田中圖書

授業或莫見其面

又曰班伯為中常侍成帝方嚮學鄭寬中與張禹朝夕入說尚書論語於金華殿中詔伯授焉

又曰元帝時少府五鹿充宗貴幸為梁丘易充宗乘貴辯

口諸儒其能與抗皆稱疾不敢會有薦朱雲者召人攝齋

升堂抗首而說音動左右既論難連柱五鹿君文穎曰諸儒為之語曰五鹿岳岳朱雲折其角山是為博士遷杜陵

令

又西京雜記曰長安有儒生惠莊聞朱雲折五鹿充宗之

角乃歎息曰藹栗犢反能爾耶吾終恥溺死溝中遂裏糧

從雲雲與言莊不能對逡巡而去拊心語人曰吾不能劇

談此中多人

東觀漢記曰朱祐字仲先初光武學長安時過朱祐祐嘗

留上須講竟乃談語及車駕幸祐家問主人得無去我講乎

又曰建初四年詔諸儒會白虎觀講五經同異

又曰相榮為博士顯宗即位乘輿幸太常府令榮坐東面

設几杖會百官數百人天子親自執業

又曰相榮拜議郎入侍太子每朝會輒令榮於公卿前敷

奏經書帝稱善

又曰顯宗親於辟雍自講所制五行章句已復令相郁說

一篇上謂郁曰我為孔子卿為子夏起我者商也又問郁

日子幾能傳學郁曰臣子皆未能傳學孤兄子一人學方

起上日努力教之有起者即白之

又曰楊政字子行治梁丘易與京兆祁聖元同好俱名善

說京師號曰說經鏗鏗楊子行論難僭僭祁聖元又周舉

字宜光姿貌短陋而博學洽聞爲儒者所宗京師語曰五經縱橫周宣光也

又曰井丹字大春通五經時人謂之語曰五經紛綸井大春

又陳翬字君期明韓詩時語曰關東說詩陳君期

又曰魯平字叔陵兼通五經關東號曰五經復興魯叔陵也

又曰賈逵字景伯能講左氏及五經本文以大小夏侯尚書教授諸儒爲之語曰問事不休賈長頭

後漢書曰鄭玄西入關因涿郡盧植事扶風馬融融門徒四百餘人升堂者五十餘生融素驕貴玄在門下三年不得見乃使高業弟子傳授於玄玄日夜尋誦未嘗怠倦會融集諸生考論圖緯問玄善筭乃召見於樓下玄因質諸

疑義問畢辭歸融喟然謂門人曰鄭生今去吾道東矣盧植於馬融受學融列女樂在於前植侍講積年未曾轉盼馬融是以敬之

又曰大將軍袁紹總兵冀州遣使要鄭玄大會賓客玄最後至乃延升上座玄身八尺飲酒一斛秀眉明目容儀溫偉紹客多豪俊見玄儒者未以通人許之辯設異端百家互起玄依方辯對咸出問表皆得所未聞莫不嗟服謝承後漢書曰董春字紀陽少好學究極聖旨後還歸立精舍遠方門徒學者常數百人諸生每升講堂鳴鼓三通橫經捧手請問者百人追隨上堂難問者百餘人

又曰戴馮字次仲徵拜郎中公卿大會群臣就席馮獨立世祖問之對曰博士說經皆不如臣坐居臣上是以不得就席正旦朝賀帝令羣臣說經義有不通輒奪其席以益

通者馮重五十席京師諺曰解經不窮戴侍中
後漢書曰丁鴻字孝公少好尚書十六能論難永平中引
見說文侯一篇賜衣被章帝會諸儒白虎觀上善鴻難說
號之曰殿中無雙丁孝公
魏書曰文帝初在東宮氛癘大起時人凋傷帝深感歎與
素所敬者大理正郎書云人生有七尺之形死為一棺之
土唯立德揚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疫癘數起士
人凋落余獨何人能全其壽故論撰所著典論詩賦蓋百
餘篇集諸儒於肅成門內講論大義侃侃無倦
晉書曰鄭沖為散騎常侍光祿勳嘉平三年拜司空及高
貴鄉公講尚書沖執經親授
沉約宋書曰魏齊王每講肆經通輒使太常釋奠先聖先
師於辟雍

又曰元嘉十五年徵雷次宗至京師開館聚徒授教使丹
陽尹何尚之立立學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學司徒參
軍謝元立文學凡四學並建之

梁書曰中宗於敬賢殿講老子僕射王褒執經百僚皆預
講席中宗談折捷辯閒以嘲謔在座者相顧解頤

又曰沈峻字士嵩武康人也博通五經尤長周禮時吏部
郎中陸倕與僕射徐勉書薦峻曰凡聖可講之書必以周
官立義然則周官一書實為羣經源本此學不傳多歷年
所唯助教沈峻特精此書比日開講羣儒劉岳沈熊之徒
皆執經下座北面受業莫不歎服人無閒言也

又伏曼容傳曰宋明帝好周易常集朝臣於清暑殿講詔
曼容執經曼容素美風采明帝恒以方綺叔夜使吳人陸
探微畫叔夜像以賜之為尚書外兵郎嘗與表祭罷朝會

言玄理時論以爲一臺二絕

又曰盧黃范陽涿人少明經有儒術天監中歸梁位步兵校尉兼國子博士遍講五經時北來人儒學者有崔靈恩孫詳蔣顯並聚徒講說而音辭鄙拙唯廣言論清雅不類北人僕射徐勉兼通經術深相賞好後爲尋陽太守武陵王長史卒官

又曰賀琛字國寶幼孤伯父瑒授其經業一聞便通義理瑒異之常曰此兒當以明經致貴瑒卒後琛家貧常往還諸暨販粟以養母雖自執舟楫閑則習業尤精三禮年二十餘瑒之門徒稍從聞道初瑒於鄉里聚徒教授四方受業者三千餘人瑒天監中亡至是復集琛矣琛乃築室郊郭之際茅茨數間年將三十便事講授既世習禮學究其微精占術先儒吐言辯潔一坐聽受終日不疲

後周書曰晉熙郡王蕭大圜當元帝時以世多忌恐讓愬生焉乃屏絕人事門客左右不過三兩人不忘遊狎恒以講詩書易爲事梁元帝嘗自問五經要事數十條大圜辭約指明應答無滯梁元帝甚歎美之因曰昔河間好學爾既有之臨淄好文爾亦兼之然東平爲善彌高前載吾重之愛之爾當劬焉

北史曰後魏元善遷國子祭酒上嘗親臨釋奠令善講孝經於是敷陳義理兼之以諫上大悅日聞江陽之說更起朕心賚綰一百疋衣一襲

又曰盧景裕博通經典齊文襄入相於第開講招延時雋令景裕解所注易景裕理義精微吐發閑雅時有問難或相詆訶大聲厲色言至不遜而景裕神彩儼然風調如一從容往復無際可尋由是士君子嗟美之

後周書曰呂思禮東平壽張人也性溫潤不雜交遊年十四受學於徐遵明長於論難諸生爲之語曰講書論易鋒難敵
隋書曰後齊將講於天子先定經於孔父廟置執經一人侍講二人執讀一人摘句二人錄義六人奉經二人講之且皇帝服通天冠玄紗袍乘象輅至學坐廟堂上講訖還便殿改服絳紗袍乘象輅還宮講畢以一太牢釋奠孔父配以顏回列軒懸樂六佾舞行三獻禮畢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升阼卽座宴畢還宮皇太子每通一經亦釋奠
又曰馬光爲太子博士嘗因釋奠高祖親幸國子學王公已下畢集光升座講禮啓發章句已而諸儒生以次論難者十餘人皆當時碩學光剖析疑滯雖辭非俊辯而理義弘瞻論者莫測其淺深咸共推服上嘉而勞焉

又曰元善通博在何妥之下然以風流醜藉俯仰可觀音韻清明聽者忘倦由是爲後進所歸妥每懷不平心欲屈善因善講春秋初發題諸儒畢集善私謂妥曰名望已定幸無相苦妥然之及就講肆安遂引古今滯義以難善多不能對善深銜之二人由是有隙

唐書曰太宗幸國子學視釋奠祭酒孔穎達講孝經右庶子趙弘智問之曰夫子門人曾閔俱稱大孝而今獨爲曾說不爲閔說何耶荅曰曾孝特優門人不能逮也制旨駁之曰朕聞家語云昔曾哲使曾參鋤瓜而誤斷其本哲怒援大杖以擊其背參手仆地絕而後蘇孔子聞之告門人曰參來勿內旣而曾子請焉孔子曰舜之事父也使之常在側欲殺乃不可得小箠則受大杖則走今參誤於父委身以待暴怒陷父於不義不孝莫大焉由斯而言孰愈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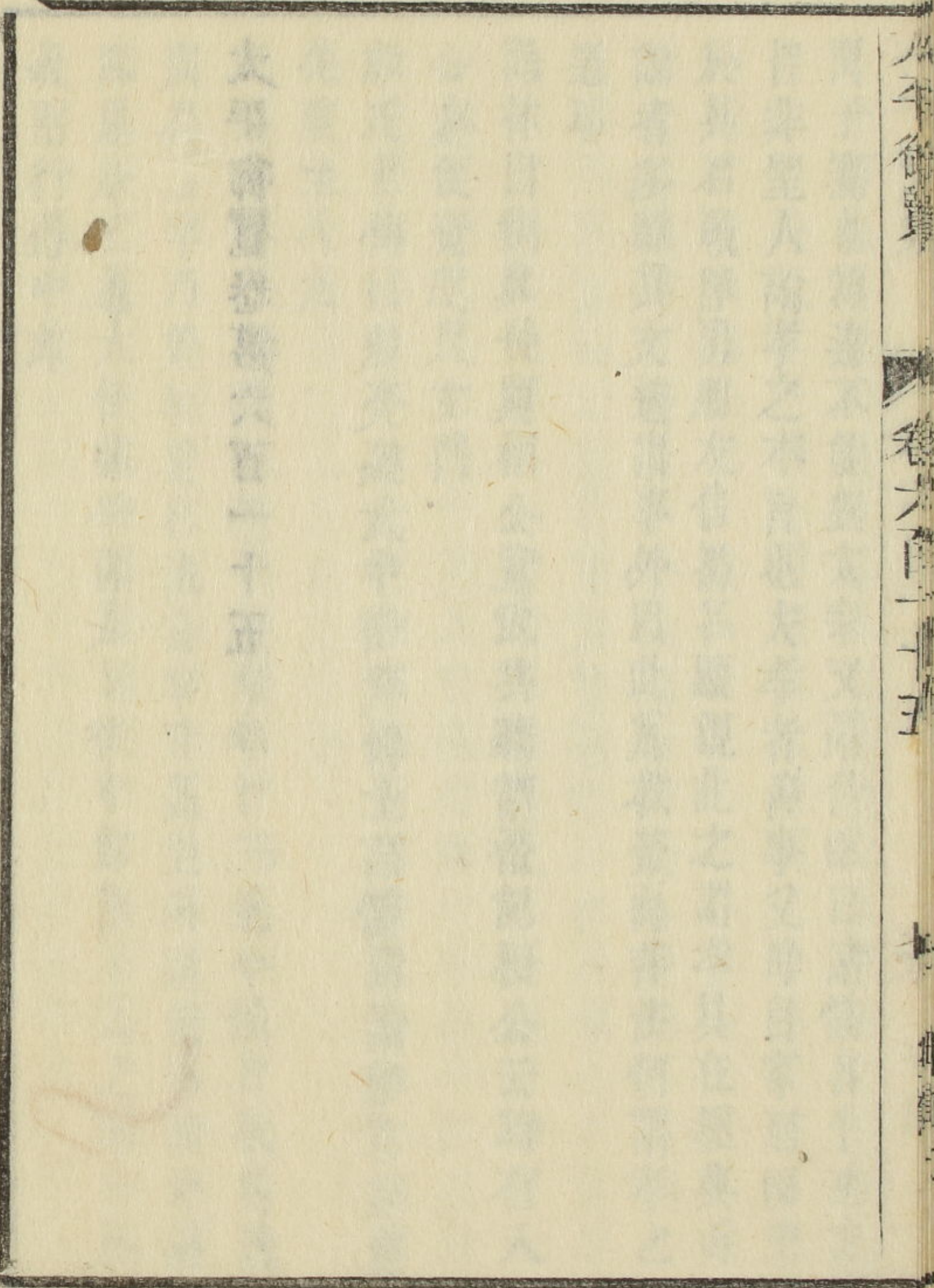
閔子騫也穎達不能對太宗又謂侍臣曰諸儒各生異意皆非聖人論孝之本旨也夫孝者善事父母自家刑國忠於其君戰陣勇朋友信揚名顯親此之謂孝具在經典而論者多離其文迥出事外以此爲教勞而非法何謂孝之道耶

語林曰劉真長與桓公宣武共聽講禮記桓公云時有入心處便覺咫尺玄門

殷氏世傳曰殷亮建武中徵拜博士諸儒講論勝者賜席亮重至八九

三國典略曰東魏崔暹子達年十三暹令儒者教其說周易兩字乃集朝貴名流達拏升高坐開講趙郡陸仲讓陽屈服之暹大悅擢仲讓爲司徒中郎鄴下爲之語曰解義兩行得中郎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一十五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一十六

學部十

讀誦

禮記曲禮下曰居喪未葬讀喪禮既葬讀祭禮喪復常讀樂章

論語曰南容三復白珪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周禮春官下曰太史掌建邦之六典大祭祀與執事卜日

執事太卜之屬及宿之日與羣執事讀禮書而協事協合也合禮謂習錄所當

共之事也又曰小史掌邦國之志大祭祀讀禮法史以書敘昭穆之

俎簋讀禮法者大史舉群執事史此小史也

史記曰太史公曰予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

未嘗不廢書而歎息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

利者

又曰孔子晚善易韋編三絕鐵撻三折漆書三滅也

又曰董仲舒下帷讀書三年不窺園圃

漢書曰劉向專精經術晝誦書傳夜觀星宿

又曰揚雄自有大度非聖哲之書不好也非其意雖富貴不事也

東觀漢記曰章帝詔黃香令詣東觀讀所未嘗見書謂諸生曰此日下無雙江夏黃童也

又曰高鳳誦經晝夜不絕聲妻之田曝麥以竿授鳳令護

雞鳳受竿誦經如故天暴雨流麥意在經不視麥漂

謝承後漢書曰王充字仲任家貧無書至京師市讀書一

見輒能誦憶

又曰應奉字世叔讀書五行俱下

又曰侯瑾字子瑜傭作為資暮還輒爇火以讀書

後漢書曰和熹鄧后六歲能史書史書周宣王太史史十籍所作大篆十五篇

二通詩論語諸兄每讀經傳輒下意難問志在典籍不問

居家之事母常非之曰汝不習女工乃更務學欲舉博士

耶后重違母言晝脩婦業暮誦經典家人號曰諸生后又

詔中官近臣於東觀受讀經傳以教授宮人左右習誦朝

夕濟濟

范曄後漢書曰周盤字伯堅居貧養母儉薄不充常誦詩

至汝墳之卒章慨然而歎乃解韋帶就孝廉之舉也

又曰裴駿字仲駒駿從第安祖少而聰慧年七八歲就師

講詩至鹿鳴篇語兄云禽獸得食相呼而況人也自此之

後未嘗獨食

又曰尚長字子平河內朝歌人也隱居不仕讀易至損益

卦喟然而歎曰吾以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但未知死何如生

魏武本紀曰吾讀介之推之避晉封申包胥之逃楚賞未嘗不廢書而歎

魏略曰侍中董遇好學避難採樵負販常挾經書投閑習誦人從學者遇不肯教云當先讀百遍而義自見

吳志曰闕澤字德潤好學居貧常爲人賃書所寫既畢誦讀亦遍

魏志曰賈逵最好春秋課日讀一遍

吳志曰劉贊字正明性果烈好讀兵書及史傳每覽古良將攻伐之勢輒對書獨歎

晉書曰陶潛字元亮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欣然忘食

又曰殷仲堪能清言善屬文每云三日不讀道德論便覺舌本閒強其談理與韓康伯齊名士咸愛慕之

又曰王恭抗直深存節義讀左傳至奉王命討不庭每輟卷而歎

又曰劉敏元字道光北海人也厲己修學不以嶮難改心好星曆陰陽術數潛心易太玄不好讀史常謂同志曰誦書當味義根何爲費功於浮辭之文易者義之源太玄理之門能明此者即吾師也

王隱晉書彪士傳曰王褒字偉元北海人也讀書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反覆流涕霑膺也

沈約齊紀曰顧歡字玄平少喪父事母謹孝母喪於墓側數年好事者或從受書每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悲動不能禁自是學徒廢蓼莪之篇不復講授也

崔鴻十六國春秋前燕錄曰韓景山安平瀋津人也年十歲能屬文口誦書三與身齊博覽經籍無所不通

宋書曰沈演之家世爲將至演之折節好學讀老子百遍以達義理上知名

北齊書曰趙郡王琛字子獻初讀孝經至資於事父輒流涕獻歎

又曰楊愔幼而喪母曾詣舅子泰泰與之飲問汝讀何書答曰詩泰曰至渭陽未耶愔便號泣感咽子泰亦對之歎歎於是遂爲罷酒

北史曰後魏元暉業領中書監錄尚書事齊文襄嘗問之曰比何所披覽對曰數尋伊霍之傳不讀曹馬之書暉業以時運漸謝不復圖全唯事飲啗一日三羊三日一犢又嘗賦詩云昔居王道泰濟濟富群英今逢世路阻孤兔鬱鬱

縱橫

梁書曰武帝每讀孝子傳未曾終軸輒輟書悲慟由是家門愛重探蹟索隱窮理盡性究覽墳籍神悟知機讀書不待溫故一閱皆能誦憶

又曰范雲傳初音陵王子良爲會稽太子雲爲府主簿王未之知後剋日登秦望山乃命雲雲以山上有秦始皇刻石此文三句一韻人多作兩句讀之並不得韻又皆大篆人多不識乃夜取史記讀之令上口明日登山子良命賓僚讀之皆茫然不識末問雲雲曰下官嘗讀史記見此刻石文進乃讀之如流水子良大悅因以爲上賓

又曰昭明太子統字德施美姿貌善舉止讀書數行並下過目皆憶

陳書曰始興王叔陵脩飾虛名每入朝常於車中馬上執

卷讀書高聲長誦陽陽自若朝坐齋中或自執斧斤爲沐猴百戲

隋書曰崔儵字岐叔以讀書爲務頗自負而忽人嘗大署其門曰不讀五千卷書無得入我室

又曰來護兒字崇善幼而卓詭好立奇節初讀詩至擊鼓其鏜踊躍用兵羔裘豹飾孔武有力捨書而歎曰大丈夫在世當如是爲國滅賊以取功名安能區區久事隴畝羣輩嘉其言而壯其志

又曰韋師字公穎少沈謹有慧性初就學始讀孝經捨書而歎曰名教之極其在茲乎

唐書曰章懷太子賢上深所嗟賞之謂司空李勣曰此兒已讀得尙書禮記曾遣讀論語至賢賢易色再三覆誦之乃云性愛此言固知夙成聰敏出自天性也

又曰蕭德言晚年尤篤志於學自晝達夜略無厭倦每欲開五經必盥濯束帶危坐對之妻子候閒請曰終日如是無乃勞乎德言曰敬先聖之言豈憚如此

又曰郭山暉蒲州河東人少通三禮景龍中累遷國子司業時中宗數引近臣及修文學士與之宴集嘗令各效伎藝以爲笑樂工部尙書張錫爲談客娘舞將作大匠宗晉卿舞渾脫左衛將張洽舞黃麀左金吾衛將軍杜元琰誦婆羅門呪給事中李行言唱駕車西河曲中書舍人盧藏用效道士上章山暉獨奏曰臣無所解請誦古詩兩篇帝從之於是誦鹿鳴蟋蟀之詩奏未畢中書令李嶠以其詞有好樂無荒之語頗涉規諷恐爲忤旨遽止之帝嘉山暉之意

墨子曰周公朝讀書百篇夕見七十五士

莊子曰孔子遊于緇帷之林休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絃歌鼓琴有漁父聽曲爲法

又曰臧與穀相與牧羊而俱亡其羊問臧奚事挾策讀書問穀奚事博塞以遊

又曰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椎鑿而問曰敢問公所讀之書何言也公曰聖人之言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公所讀者古人之糟粕也公曰寡人誦書輪人安得議乎有說則可無說則死扁曰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也有數存焉於其閒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古人物各有信教學之無益也古人與其不可傳者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粕而已

尙書大傳日子夏讀書畢見夫子夫子問子何爲於書子夏曰書之論事皎皎如日月之代明離離如參辰之錯行商所受於夫子者志之於心弗敢忘也

尸子曰孔子曰誦詩讀書與古人居

說苑曰孔子讀易至於損益則喟然而歎子夏避席而問曰夫子何爲歎孔子曰夫自損者益自益者缺吾是以歎也子夏曰然則學者不可以益乎孔子曰否天之道成而必變未嘗得久也夫學者以虛受之昔堯履天子之位允恭以持之虛靜以待下故百載而逾盛迄今而益章昆吾自臧而滿意窮高而不衰故當時虧敗迄今而逾惡是非益損之徵歟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是以聖人不敢當盛升輿而遇三人則下二人則軾調其盈虛故能長久也子夏曰善請終身誦之

神仙傳曰孔子讀書老子見而問曰是何書也曰禮也聖人亦讀之老子云聖人可也汝曷為復讀之

洞冥記曰李充者馮翊人也自言三百歲從秦始皇登會稽山以望江漢之流也少而好學為秦博士門徒其人伏生時十歲乃就充石壁山中受尚書乃以口傳授伏子四代之事略無遺脫伏子因而誦之常以細繩十餘尋以縛腰誦一遍則結繩一結十尋之繩皆成結矣計誦尚書可數萬遍但食穀損人精意有遺失伏子今所傳百卷得其一二耳故堯舜二典闕漏尤多

家語曰孔子讀史至於楚復陳陳夏徵舒殺其君楚莊王討之因取陳而有之申叔時諫莊王從之喟然歎曰賢哉楚莊王也輕千乘之國而重一言之信非申叔之忠弗能進其義非莊王之賢弗能受其訓

春秋後語曰蘇秦歸周雖多畜亦何以為於是夜發書篋數十得周書陰符戰國策云得太公陰符之謀伏而讀之欲睡引錐刺

其股血流至踝暮年以出揣摩曰此可以說當世之君矣幽明錄曰襄陽城南有秦民墓為性至孝親歿泣血三年人有為其詠蓼莪詩者民聞其義涕泗不自勝

相子新論曰劉子政子駿伯玉三人尤珍重左氏教子孫下至婦女無不誦

俗說曰劉柳為僕射傅迪為左丞傅好讀書而不解其義劉唯讀莊老而已傅道劉云正讀十二卷何足本人劉道傅云讀書雖多而無所解可謂書簾

物理論曰語曰能理亂絲乃可讀詩余雖無治絲之能而悟聞詩之義

華陽國志曰徐誦字子產少讀書日不過五十字誦千遍

乃得終成儒學

先賢傳曰延篤從唐季度受左氏欲寫傳本無紙乃借本讀之及辭歸季度曰卿欲寫傳何辭歸答曰已誦之矣
孝德傳曰張楷字公超河南人也至孝自然喪親哀毀每讀詩見素冠棘人未嘗不掩泗焉
列女傳曰班婕妤況之女賢才通辯選入後宮每讀詩及窈窕淑女之篇必三復之

晉潘岳閑居賦序曰岳讀汲黯傳見司馬安四至九卿而良史書之題以巧官之目未嘗不慨然廢書而歎

金樓子曰有人讀書握卷而輒睡者梁朝有名士呼書卷爲黃妳此蓋言其怡神養性妳媪也

又曰凡讀書必以五經爲本所謂非聖人之書勿讀讀之百遍其義自見此外衆書自可汎而觀耳正史既見得失

成敗此經國之所急五經之外宜以正史爲先譜牒所以別貴賤明是非尤宜留意或復中表親疎或復通塞昇降百世衣冠不可不悉

又曰自敘曰吾時夏夕中下絳紗中有銀甌一枚貯山陰甜酒臥讀有時至曉率以爲常又經病瘡肘膝爛盡此以來三十餘載泛玩衆書萬餘矣曰余年十四苦眼疾沈痼此來轉暗不復能日讀書三十六年來恒令左右誦之曾生所謂誦詩讀書與古人居讀書誦詩與古人期茲言是也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一十六

太平御覽卷六百一十七
 學部十一
 談論
 史記儒林傳云清河王太傅轅固以治詩孝景時為博士
 與黃生爭論武非受命乃弑也轅固曰不然桀紂虐亂天
 下之人心歸湯武湯武誅桀紂非受命謂何黃生日冠雖
 弊必加於首履雖新必關於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紂
 雖失君上也湯武雖聖臣下也臣下不能匡過以尊主而
 誅之代立非弑而何轅固曰必若云是高祖伐秦耶於是
 帝曰食肉不食馬肝不為不知味也學者不言湯武受命
 不為非也
 漢書儒林傳曰武帝時江公與董仲舒並通五經能持論
 善屬文江公訥於口上使與舒議不如仲舒

太平御覽卷六百一十七

學部十一

談論

史記儒林傳云清河王太傅轅固以治詩孝景時為博士
 與黃生爭論武非受命乃弑也轅固曰不然桀紂虐亂天
 下之人心歸湯武湯武誅桀紂非受命謂何黃生日冠雖
 弊必加於首履雖新必關於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紂
 雖失君上也湯武雖聖臣下也臣下不能匡過以尊主而
 誅之代立非弑而何轅固曰必若云是高祖伐秦耶於是
 帝曰食肉不食馬肝不為不知味也學者不言湯武受命
 不為非也
 漢書儒林傳曰武帝時江公與董仲舒並通五經能持論
 善屬文江公訥於口上使與舒議不如仲舒

又曰揚雄爲人簡易佚蕩不能劇談而好深沉之思也
又曰賈生徵見孝文帝方受釐坐宣室上因鬼神事而問
鬼神之本賈具道所以然之狀至夜半帝前席旣罷日吾
久不見賈生自以過之今不及也
東觀漢記曰尹敏與班彪相厚每相與談常奠案不食晝
卽至暝夜卽徹旦
晉書曰潘京字世長舉秀才到洛尙書令樂廣涼州人也
共談累日深歎其才謂京曰君天才過人恨不學耳若學
必爲一代談宗京感其言遂勤學不倦時武陵太守戴昌
亦善談論與京共談假借之昌以爲不如己笑而遣之令
過其子若思京方極其言論昌竊聽之乃嘆服曰才不可
假遂父子俱辱焉
又曰郭象者字子玄少有才理好老莊能清言太尉王衍

每云聽象語如懸河瀉水注而不竭
又曰樂廣嘗與裴頠清言欲以理服之而頠辭論豐博廣
笑而不言時人謂頠爲言談林藪
又曰朝賢嘗上巳禊飲或問王濟昨遊有何言談濟曰張
華善說史漢裴頠論前言往行靡靡可聽王戎子房季札
之間超然玄著
又曰王衍妙善玄言唯談老莊爲事每捉玉柄麈尾與手
同色義理有所不安隨卽改更世號曰口中雌黃朝野翕
然謂之一世龍門矣
又曰胡母輔之字彥國與王澄等爲友澄嘗與人書曰彥
國吐佳言如鋸木屑霏霏不絕誠爲後進領袖也
又曰趙孟字長舒爲尙書都令史善於清談其面有疵黯
時人言諸事不決皆當問疵面

又曰裴遐善言玄理音辭清暢冷然若琴瑟嘗與河南郭象談論一座嗟服

又曰殷仲堪能清言每云三日不讀道德論便覺舌本閒強

晉中興書曰殷浩弱冠與京兆杜乂並有美譽善言玄理又曰庾元規少好黃老能言玄理時人方之夏侯泰初又曰謝奕女道韞王凝之妻也凝之弟獻之嘗與賓客談議辭理將屈道韞遣婢白獻之曰欲爲小郎解圍乃以青綾步障自蔽申獻之前義客不能屈

又曰孫盛年十歲避難渡江及長博學善理于時殷浩擅名一時與抗論者唯盛嘗詣浩談論對食奮麈尾毛悉落飯中食冷而復暖者數四至暮忘食理竟不定
沉約宋書曰高祖少事戎旅不經涉學及爲宰相頗慕風

流時或談論人皆依違不敢難也鄭鮮之難必切至未嘗假借要須高祖辭窮理屈然後置之高祖或時慙慙變色動容既而謂人曰我本無術學談義尤淺比時言論諸賢多見寬容唯鄭不爾獨能盡人之意甚以此感之時人謂之格倅

宋書曰謝靈運辯辭義鋒起王惠嘗與之談時然後言時荀伯子在座退而告人曰靈運固自蕭散直上王郎有如萬頃陂焉

又曰謝瞻傳曰靈運好臧否人物混患之欲加裁折未有其方謂瞻曰非汝莫能乃與晦曜引微等共遊戲便使瞻與靈運共車靈運登車便商較人物瞻謂曰祕書早亡談者亦互有同異靈運默然言論自此衰止

又曰張敷好讀玄言兼屬文論弱冠初父邵使與高士南

陽宗少文談繫象往復數番少文欲屈握麈尾歎曰吾道東矣於是名價日重
後周書曰蘇綽屬太祖與公卿往昆明池觀漁行至城西漢故倉地顧問左右莫有知者或曰蘇綽博物多通請問之太祖乃召綽具以狀對太祖大悅因問天地造化之始歷代興亡之迹綽既有口辯應對如流太祖益喜乃與綽並馬徐行至池竟不設網罟而還遂留綽至夜問以治道太祖卧而聽之綽於是指陳帝王之道兼述申韓之要太祖乃起整衣危坐不覺膝之前席語遂達曙不厭詰朝謂周惠達曰蘇綽真奇士也

又曰裴文舉字道裕少忠謹涉獵經史總管韋孝寬特相欽重每與談論不覺膝前於席
又曰寇儁字祖儁上谷平昌人也世宗尚儒重德特欽賞

之與相見同席而坐因顧訪洛陽故事儁容止端詳音韻清明帝與之談不覺爲之前席

齊書劉繪傳曰永明末都下人士盛爲文章談義皆湊音陵西邸繪爲後進領袖時張融以言辭辯捷周顒稱爲清綺而繪音采贍麗雅有風則時人爲之語曰三人共宅夾清漳張南周北劉中央言其處二人閒也

又曰張緒性清淡善談玄王儉嘗云緒遊江所未有北土可求之耳不知陳仲弓黃叔度能過之不

三國典略曰陳表憲樞之弟也幼聰敏好學梁武帝修建庠序別開五館其一館在憲宅西常招引諸生與之談論每有新義出人意表國子博士周弘正謂憲父君正曰賢子今茲欲策試不君正曰經義猶淺未敢令試居數日君正遣門下客岑文豪與憲候弘正將登講座弟子畢集乃

授憲塵尾時謝岐何安在坐弘正謂曰二賢雖窮奧蹟得無懼此後生耶何謝遞起義端憲酬對閑敏神色自若弘正因謂文豪曰卿還諮表吳郡此郎已堪見代爲博士矣梁書曰沈約齊初爲征虜記室帶襄陽令所奉主卽齊文惠太子太子入居東宮爲步兵校尉管書記時東宮多士約特蒙親遇時王侯到宮或不得進約每以爲言太子曰吾生平嬾起是卿所悉得卿談論然後忘寢卿欲我夙興可恒早入

又曰簡文在東宮召戚袞講論又嘗置宴集玄儒之士先命道學乎相質疑次令中庶人徐摛騁大義閒以劇談摛辭辯從橫難以荅抗諸儒懾氣時袞說朝聘義摛與往復袞精采自若應荅如流簡文深嘉歎之隋書曰辛彥之拜禮部尙書與祕書監牛弘撰新禮吳興

沈重名爲碩學高祖嘗令彥之與重論議重不能抗於是避席而謝之曰辛君所謂金城湯池無可攻之勢高祖大悅唐書曰楊綰凡所知友皆一時名士或造之者清談終日未嘗及名利或有客欲以世務干者綰言必玄遠不敢發詞內愧而退大曆中德望日崇天下雅正之士爭趨其門至有數千里來者莊子曰孔子見老聃歸三日不談弟子問曰夫子見老聃將何規哉孔子曰吾與汝處於魯之時人用意如飛鴻者吾走狗而逐之用意如井魚者吾爲鈎繳以投之吾今見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乘乎雲氣而養乎陰陽今口張不能喻舌出不能縮又何規哉戰國策曰蘇秦說李兌明日復見抵掌而談兌送秦明月

之珠和氏之璧

抱朴子曰王充所作論衡北方都未有得之者蔡伯喈嘗到江東見之歎其高文度越諸子恒愛玩而獨祕之及還中國諸儒覺其談論更遠嫌得異書或搜求其隱處果得論衡捉取數卷將去伯喈曰唯我與尔共之勿廣也亦出著書門

管輅別傳曰輅父爲琅琊卽丘長輅時年十五琅琊太守單子春雅有才度聞輅一時之俊欲得相見輅父卽遣輅造之大會賓客百餘人坐上有能言之士輅問子春府君多嘉客有雄貴之姿輅旣年少膽志未剛若相觀懼失精神先飲三升清酒盡之然後而言子春大喜便酌三升酒獨使飲之酒盡之後問子春今欲與輅爲對者府君耶四坐之士耶子春曰吾自欲與卿旗鼓相當輅言始讀詩論

易本學問微淺未能上引聖人之道陳周漢之事但論金木水火鬼神之情耳子春言此最難者而卿以爲易耶於是唱大論之端遂造陰陽文彩汎流枝葉橫生少引聖籍多發天然子春及衆士互相攻劫論難風起而輅人人答對言皆有餘至日向暮酒食不行於是發聲徐州號之神童又冀州刺史裴徽召輅爲文學從事相見清論終日不覺罷倦再相見轉爲治中四相見轉爲別駕前至十月舉爲秀才

物理論曰夫虛無之談無異春蠶秋蟬聒耳而已
荊州先德傳曰龐士元師事司馬德操德操蠶月躬採桑後園士元往助之因與共談元善神遂移日忘食德操於是異之

世說曰何晏爲吏部尙書有位望時談客盈坐王弼年未

弱冠往見之晏聞來倒履出戶迎之因條向者勝理語弼曰此理僕以為理極可得復難不弼作難一坐便以為屈於是弼自為客主數幡皆一坐所不及也又曰衛玠字叔寶少有名理瑯琊王平子高氣不群邁世獨遊每聞君之語議至乎理會之間要微之際輒絕倒於坐前後三聞為之三倒時人遂曰衛君談道平子三倒及君年長論者以為出於王武子之右世咸謂王家三子不如衛家一兒玠於武昌見大將軍王敦與之談論彌日信宿敦顧謂僚屬曰昔何王吐金聲於中朝此子復玉振於江表微言之緒絕而復續不虞永嘉之末復有正始之音清言勝詠疊疊入微何平叔在當復倒矣又曰孝武將講孝經謝太傅與諸人私逆講師車武子謂表彥伯曰不問則德音有遺多問則重勞二謝表曰必無

此嫌車曰何以知尔表曰何嘗見明鏡疲於屢照清流撓於惠風也郭子曰張憑舉孝廉出京負其才氣謂必參時彥欲詣劉真長鄉里及同舉者咸共哂之張遂徑往詣劉既前處之下坐通寒暑而已真長方洗濯料事神意不接良久張欲自發而未有其端頃之王長史諸賢來詣言各有隔而不通處張忽遙於末坐判之言約旨遠便足以暢彼我之懷舉坐皆驚真長延之上坐遂清言彌日因留宿遂復至曉張退劉曰卿且前去我正尔往取卿共詣撫軍撫軍張既還舡同旅笑之曰卿何許宿還張笑而不荅須臾真長至遣敎覓張孝廉船同旅惋愕既同載俱詣撫軍至門劉謂撫軍曰下官今日為公得一太常博士妙選既前撫軍與之語言咨嗟稱善數日乃止曰張憑勁粹為理之窟即川

為太常博士

又曰范玄平

汪字平

在簡文坐談欲屈引長史曰

長史王卿仲祖

助我王曰此非拔山之力所能助也

異苑曰陸機初入洛次河南偃師時久結陰望道左人居

因往投宿見一年少置易投壺與機談機心伏之而無以

酬抗既曉便去稅驂逆旅問嫗嫗曰此東數十里無村落

正是山陽王家墓耳機乃怪還睇昨路空野羸雲拱木蔽

日知所遇者信王弼也

又曰陸雲獨於空草中忽見一家墻院整頓雲時飢乏因

而詣前見一年少可二十餘風姿可嘉論敘平生不異於

人尋共說老子極有辭致雲出臨別語云我是山陽王輔

嗣雲出門還望向處正是一冢雲始謂俄頃已經三日

幽明錄曰阮瞻素秉無鬼論世莫能難每自謂理足可以

辯止幽明忽有一鬼通姓名作客詣阮寒溫畢聊談名理
客甚有才情未及鬼神事返覆甚苦遂屈乃作色曰鬼神
古今聖賢所共傳君何獨言無即僕便是鬼於是忽變為
異形須臾消滅阮默然意色大惡後年餘病死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一十七

厲司晉之籍以為大政故曰籍氏汝司典之後何忘之
 漢書藝文志曰昔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終而大義乖
 故春秋分為五韋昭曰謂左氏公羊穀梁鄒氏夾氏也詩分為四韋昭謂毛氏齊魯韓也
 也易有數家之傳戰國從衡真偽分爭諸子之言紛然殺
 亂至秦患之乃燔滅文章以愚黔首漢興改秦之敗大收
 篇籍廣開獻書之路迄孝武世書缺簡脫禮壞樂崩上喟
 然而稱曰朕甚閔焉於是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下及
 諸子傳說皆充祕府謂王莽入藏書與黃帝之書同之
 又曰古文尚書藏於壁中師古注曰家語云孔騰字子襄
 畏秦法峻急藏尚書論語孝經於夫子堂壁中而漢記曰
 孔鮒所藏二說不同未知孰是也又後漢王莽徵陳咸咸
 遂稱疾篤於是乃斂其家律令文書藏於壁中也
 後漢書曰吳祐字季英陳留長垣人也父恢為南海太守

祐年十二隨父到官恢欲殺青以寫經書祐諫曰大人踰
 越五嶺越在海濱其俗以陋然舊多珍怪上為國家所疑
 此書若成則載之兼兩昔馬援以薏苡興謗王陽以衣囊
 邀名嫌疑之間誠先王之所慎恢乃止撫其首曰吳氏世
 不乏季子矣
 魏志曰王脩家不滿斗斛有書數百卷太祖歎曰士不妄
 有名也
 蜀志曰向朗字巨達潛心典籍積聚篇卷於時最多也
 晉書曰裴憲楷之子也王浚以憲為尚書石勒破
 後唐書曰李谿者博學多通文章秀絕家有奇書時號李
 書樓
 呂氏春秋曰先識覽桀將亡太史令終古執其圖書而奔
 于商紂將亡內史向摯載其圖法出奔周

穆天子傳曰癸巳至于群玉之山容成氏之所守山阿平無隘四徹中繩言皆平直先王謂之策府言往古帝王以爲藏策之府所謂藏之山者

莊子曰孔子西藏書於周室藏其所著書於周者子路謀曰由聞周之徵藏史有老聃者徵藏藏名也免而歸居夫子欲藏書則當試焉孔子至老聃之門而老聃不許也

博物志曰劉德治淮南王獄得枕中鴻寶祕書及其子向咸共奇之信黃白之術可成謂神仙之道可致卒亦無驗乃以罹罪

又曰太古書今見存者有神農山海經山海經或云禹所作素問黃帝作連山歸藏夏商之書周時曰易蔡邕云禮記月令周公所作謚法司馬法亦云周公所作論衡曰倉頡作書雨粟鬼哭虛也案圖書文章與書何異

鬼神惡書則河出圖何也若不惡爲書何忽致性或作書時會鬼哭雨粟也耳

伏滔北征記曰皇天塢北古時陶穴晉時有人逐狐入穴行十里許得書二千餘卷

金樓子曰有細書周易尚書周官儀禮禮記毛詩春秋各一部又寫前漢史記三國志晉陽秋莊子老子肘後方離騷等合六百三十四卷悉在一巾箱中書極精細又曰吾今年四十六歲聚書來四十年得書八萬卷也河間之侔漢室頗謂過也此金樓子自稱也

正謬誤

劉向別傳曰讎校者一人持本一人讀析若怨家相對故曰讎也

左傳曰晉師閏月濟于陰板杜預注云長曆推之此年無

閏月疑爲門五日五字上與門合也
呂氏春秋曰有讀史者晉師三豕涉河子夏曰非也是已
亥也夫己之與三相近豕之與亥相似至晉而問之則曰
晉師己亥涉河也

漢書藝文志曰成帝詔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
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咸校術數侍醫李柱國
校方技每一書已師古曰已畢也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
奏之會向卒哀帝復使向子奉車都尉歆卒父業歆於是
總羣書而奏其七略故有輯略師古曰輯與集同有六藝
略師古曰六藝六經有諸子略有詩賦略有兵書略有術數略有
方技略

抱朴子曰書三寫以魯爲魚以帝爲虎

劉向七略曰古文或誤以見爲典以陶爲陰如此類多

穎容春秋例曰漢興博物洽聞著述之士前有司馬遷揚
雄劉歆後有鄭衆賈逵班固近即馬融鄭玄其所著作違
義正者遷尤多關略舉一兩事以言之史記不識畢公文
王之子而言與周同姓揚雄著法言不識六十四卦云所
從來尚矣

後漢書曰和熹鄧太后從曹大家受經書兼天文筭數書
省王政夜則讀誦而患其謬誤懼乖典章乃博選諸儒劉
珍等及博士議郎四府掾史五十餘人詣東觀讎校傳記
蜀志曰向朗字巨達年八十手自校書刊定謬誤也

晉書曰鄭默字思元起家祕郎考覈舊文刪省浮穢中書
令虞松謂曰而今而後朱紫別矣

又曰齊王攸以禮自拘鮮有過事就人借書必手刊其繆
然後反之

後周書曰元偉世宗初拜師氏中大夫受詔於麟趾殿刊正經籍

又曰明帝幼而好學博覽群書善屬文詞彩溫麗及卽位集公卿已下有文學者八十餘人於麟趾殿刊校經史及摭採衆書自義農以來記于魏末敘爲世譜凡五百卷云所著文章十卷

唐書曰褚无量以內庫舊書自高宗代卽藏在中宮漸致遺逸奏請繕寫刊校以弘經籍之道於是上令於東都乾元殿前施架排因大加搜寫廣求天下異本數年間四部充備

又曰貞觀中頒五經於天下初太宗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訛謬詔前中書侍郎顏師古刊正之及成又詔尚書左僕射房玄齡集諸儒討論得失時諸儒習師說舛謬已久

皆竊議非之於是異端鋒起師古一一辯荅取晉宋古本以相發明所立授明據或出其意表諸儒皆驚所未聞歎服而去太宗善之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一十八

太平御覽卷六百一十九
圖書下
借書
賜書
焚書
載書
採求遺逸
史記曰高祖入咸陽蕭何先收秦圖書
劉歆七略曰武帝廣開獻書之路百年之間書積如丘山
故外有太史博士之藏內則延閣廣內祕室之府
物理論曰魯恭王壞孔子舊宅得周書闕無冬官漢武購
千金而莫有得者遂以考工記備其數
漢書曰成帝河平三年遣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
東觀漢記曰杜林於河西得漆書古文尚書經一卷每遭
困厄握抱此經

太平御覽卷六百一十九

學部十三

圖書下

採求遺逸

借書

賜書

寫書

載書

附書

焚書

採求遺逸

史記曰高祖入咸陽蕭何先收秦圖書

劉歆七略曰武帝廣開獻書之路百年之間書積如丘山

故外有太史博士之藏內則延閣廣內祕室之府

物理論曰魯恭王壞孔子舊宅得周書闕無冬官漢武購

千金而莫有得者遂以考工記備其數

漢書曰成帝河平三年遣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

東觀漢記曰杜林於河西得漆書古文尚書經一卷每遭

困厄握抱此經

後魏書曰高謐字安平典祕閣謐以墳典殘缺奏廣訪郡邑大加繕寫由是圖籍莫不審正又曰李暉署劉昺爲儒林祭酒從事中郎暉好尚文籍典史穿落者親自補治昺時侍側前代暉暉曰躬自補者欲人重此典籍

隋書曰劉炫除殿內將軍時牛弘奏請購求天下遺逸之書炫遂僞造書百卷題爲連山易魯史記等錄上送官取賞而去後有人訟之經赦免死

北史曰隋裴矩伐陳之役領元帥記室旣破丹陽晉王廣令矩與高穎收陳圖籍

又曰隋牛弘上表請開獻書之路曰昔周德旣衰舊經紊弃孔子以大聖之才開素王之業憲章祖述制禮刊詩正五始而條春秋闡十翼而弘易道及秦皇馭寓吞滅諸侯

先王墳籍掃地皆盡此則書之一厄也漢興建藏書之策置校書之官至孝成之代遣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劉向父子讎校篇籍漢之典文於斯爲盛及王莽之末並從焚燼此則書之二厄也光武嗣興九重經誥未及下車先求文雅至肅宗親臨講肆和帝數幸書林其蘭臺石室鴻都東觀祕牒墳委更倍於前及孝獻移都吏人擾亂圖書縑帛皆取爲帷囊所收而西裁七十餘乘屬西京大亂一時燔蕩此則書之三厄也魏文代漢更集經典祕書郎鄭默刪定舊文時之論者美其朱紫有別晉氏承之文籍尤廣晉祕書監荀勗定魏內經更著新簿屬劉石憑陵從而失墜此則書之四厄也永嘉之後寇竊競興其建國立家雖傳名號憲章禮樂寂滅無聞劉裕平姚泓收其圖籍五經子史纔四千卷皆赤軸赤紙文字古拙並歸江左宋

秘書丞王儉依劉氏七略撰爲七志梁人阮孝緒亦爲七錄總其書數三萬餘卷及侯景渡江攻破梁室祕省經籍雖從兵火其文德殿內書及公私典籍重本七萬餘卷悉送荊州及周師入郢繹悉焚之於外城所收十纔一二此則書之五厄也後魏爰自幽方遷宅伊洛日不暇給經籍闕如周氏創基關右戎車未息保定之始書止八千後加收集方盈萬卷高氏據有山東初亦採訪驗其本日殘闕猶多及東夏初平獲其經史四部重雜三萬餘卷所益舊書五千而已今御書單本合一萬五千餘卷部帙之間仍有殘缺比梁之舊日正有其半至於陰陽河洛之篇醫方圖譜之說弥復爲少臣以經書日仲尼迄今數遭五厄興集之期屬膺聖代今祕籍見書亦足披覽但一時載籍須令大備不可王府所無私家乃有若猥發明詔兼開購賞

則異典必致觀閣斯積上納之於是下詔獻書一卷資緘一匹一二年間篇籍稍備乃摠加編次召天下工書之士京兆韋霏南陽杜預等於祕書內補續殘缺爲正副二本藏於宮中其餘以實祕書內外之閣凡二萬餘卷煬帝即位祕閣之書分爲三品於東都觀文殿東西廂屋以貯之東屋藏甲乙西屋藏丙丁後唐史曰都官郎中庾傳美充三川搜訪圖籍使傳美僞蜀王衍之書舊察家在成都便於歸計且言成都具有本朝實錄及傳美使廻所得纔九朝而已其餘殘缺雜書蓋不足紀

借書

西京雜記曰匡衡勤學邑人大姓又不識字家富多書乃與客作不求其價主人怪而問之衡曰願得主人書遍讀

之主感歎給以書後成大儒
後漢書曰王充師事扶風班彪好博覽而不守章句家貧
無書常遊洛陽市肆閱賣書一見輒能誦憶遂博通眾流
百家之言

蜀志曰李權從秦宓借戰國策宓曰成湯大聖觀野漁而
有獵逐之失定公賢者受女樂而弃朝事道家法曰不見
可欲使心不亂是故君子先以懿文德也

博物志曰蔡邕有書萬卷漢末年載數車與王粲亡後相
國掾魏諷謀反粲子預焉既被誅邕所與粲書悉入粲族
子業

王隱晉書曰齊王收好學不倦借人書皆治護時以還之
又曰皇甫謐表從武帝借書上送一車與之謐羸病手不
釋卷歷觀古今無不皆綜

先賢傳曰延篤從博溪李度受左氏欲寫傳本無紙乃借
本誦及篤辭歸李度曰卿欲寫本何故辭歸答曰已誦之
矣

齊張率傳曰時陸少玄家有父澄書萬餘卷率與少女善
遂通書籍盡讀其書

陳書曰孔奐字休文山陰人好學經史百家莫不通涉沛
國劉顯時稱學府每共奐討論深相歎乃執奐手曰昔伯
喈墳素悉與仲宣吾當希彼蔡君足下無愧王氏所保書
籍尋以相付

後魏書曰崔亮家貧傭書自業時隴西李冲當朝任事亮
從兄光往依之謂亮曰安能久事筆硯而不往託李氏也
彼家饒書因可得學亮曰弟妹飢寒豈可獨飽自可觀書
於市安能看人眉睫乎

後周書曰梁蔡文寶字敬仁嘗以書千僕射徐勉大爲勉所賞異乃令與其子遊處所有墳籍盡以給之遂博覽群書學無不綜
北齊書曰劉晝少負笈從師伏膺無勑恨下里少墳籍使杖策入都知太府少卿宗正世良多書乃造焉世良納之恣意披覽晝夜不倦
隋書曰盧思道字子行聰爽俊辯就魏收借異書數年之間才學兼著
唐書曰裴行儉初以門蔭補弘文生累年在館唯閉戶讀書館司將加薦舉固辭左僕射房玄齡問其故對曰遭隋季亂離私門書籍蕩盡冀在館披閱有所成耳
又曰中書令李敬玄亳州譙人也博覽群書特善三禮初上在東宮馬周啓薦之召入崇賢館兼預侍讀仍借御書

令讀之

又曰陽城字元宗北平人也代爲官族家貧不能得書乃求爲集賢寫書吏竊官書讀之晝夜不出房經六年乃無所不通

賜書

後漢書曰東平王蒼傳明帝賜蒼以祕書列圖道術祕方又曰王景永平二年議修汴渠乃引見問景以理水景陳其利害應對敏捷帝善之乃賜景山海經河渠書禹貢圖又曰章帝賜黃香淮南孟子各一本
又曰班彪字叔皮幼與從兄嗣共遊太學家有賜書內足於財好古之士自遠方來

齊春秋曰蕭晉字元卿蘭陵人家有賜書志學不倦也陳書曰江惔字惔持幼篤學有詞采家傳賜書數千卷總

尋讀未嘗釋手也

唐書曰垂拱三年新羅王金政明遣使請禮記一部并雜文章令所司寫吉凶要禮并於文館詞林掎其詞涉規誠者勒成五十卷賜之
又曰開元十九年命有司寫毛詩禮記左傳文選各一部以賜金城公主從其請也

王子年拾遺記曰張儀蘇秦二人同志遞剪髮以相活或傭力寫書行遇聖人之文無題記則以墨畫於掌內及股裏夜還更折竹寫之

抱朴子自敘曰葛洪字稚川丹陽句容人也生為二親所驕饒累遭火典籍蕩盡伐薪賣之給筆夜以寫書家貧乏紙所寫皆反覆有字人少能讀者

栢譚新論曰余同時佐郎官有梁子初楊子林好學所寫萬卷至於白首嘗有所不曉百許寄余余觀其事皆略可見

蕭子顯齊書曰隱士沉麟士火燒書數千卷麟士年過八十耳目猶聰明乃手寫細書復成三二年卷滿數十篋後魏書曰穆子容少好學無所不覽求天下書逢即寫錄所得萬餘卷

三國典略曰郎基字世業中山新市人魯郡太守智之孫也泛涉墳籍清慎無所營求嘗語人云任官之所木枕亦不須作況重於此乎唯頗令人寫書樊子蓋曾遺之書曰在官寫書亦是風流罪過基荅曰觀過知仁斯亦可矣
梁書曰袁峻字孝高早孤篤志好學家貧無書從人假借必皆抄寫自課日五十紙紙數不登則不止

後周書曰裴漢借人異書必躬自錄本至於疾疹彌年亦未嘗釋卷

載書附負書

史記曰蘇秦說秦王書十上而說不行去秦而歸負書擔囊形容枯槁

續漢書曰李固爲三公子躬步以驢負書從師

墨子曰墨子南使衛載書甚多強唐子見而恠之對曰昔周公曰朝讀書夕見七十二士相天下猶如此吾安敢廢此也

晉書曰張華無餘財唯文史溢几篋徙居載書三十車也

焚書

史記曰秦始皇二十二年令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燒之下三十日不燒黥爲城旦所不焚醫藥卜

筮種樹之書耳

風俗通曰董卓盪覆王室天子西移所載書七十車遇雨道難分半投弃即於處燒燔糜爲灰穢

淮南子曰王壽負書而行見徐憑曰事者應變而動書者言之所出智不籍書王壽乃焚其書而舞也

三國典略曰初侯景來旣送東宮妓女尚有數百人景乃分給軍士夜於宮中置酒奏樂忽聞火起衆遂驚散東宮圖籍數百廚焚之皆盡初太子夢作秦始皇者云此人復欲焚書旣而見藝夢則驗焉

又曰周師陷江陵梁王知事不濟入東閣行殿命舍人高善寶焚古今圖書十四萬卷欲自投火與之俱滅宮人引衣遂及火滅盡并以寶劍斫柱令折嘆曰文武之道今夜窮矣

知非以長乎夫不察事之是非而悅人之讚已闇莫甚焉
不度理之所在而阿諛求容諂莫甚焉君闇臣諂以居百
姓之上民弗與也若此不已國無類矣

荀悅漢紀論曰有王主有治主有存主有衰主有危主有
亡主體正性仁心明志固動以爲人不以爲己是謂王主
克己恕躬好問力行動以從義不以從情是謂治主勤居
守業不敢荒怠動以先公不以先私是謂存主情義交爭
公私並行一得一失不純道度是謂衰主情過其義私多
於公制度踰限政令失常是謂危主親用邪讒放逐忠賢
縱情逸欲不顧禮度出入游放不拘儀禁賞賜行禮以越
公用忿怒施罰以踰治理遂非文過知而不改忠言壅塞
直諫誅戮是謂亡主故王主能致興平治主能脩其政存
主能保其國衰主遭無難則庶幾得全苟有難則殆矣危

主遭無難則幸而免有難則亡亡主者必亡而已矣

白虎通曰君者群也群下之所歸心

管仲子曰地之生財有時民之用力有倦而人君之欲無
窮以有時與有倦養無窮之君而度量不生於其閒則上
下相疾也

鄧析書曰君有三累臣有四責何謂三累親所信一累也
以名取士二累也近故疏親三累也何謂四責受重賞而
無功一責也居大位而不治二責也爲理而不平三責也
御軍陳而奔背四責也君無三累臣無四責可謂安國家
也

又曰爲君者當若冬日之陽夏至之陰萬物歸之莫之使
也偃卧而功自成優游而政自治

又曰爲君者滅形匿影羣下無私掩目塞耳萬民恐震循

名責實案法立成是謂明主

孟子曰君視臣如手足臣視君如腹心君視臣如犬馬臣視君如國人君視臣如土芥臣視君如寇讎

孫卿子曰君舟也庶人水也水能行舟亦能覆舟

又曰君者義也義正則君正君者盤也民者水也盤方則水方盤圓則水圓君者源也民者流也源清則流清源濁則流濁○鬼谷子曰事聖君有聽從無諫爭事中君有諫諍無諂諛事暴君有補削無矯拂

又曰君得名則群臣恃之君失名則群臣欺之

尸子曰孔子謂子夏曰汝知君子乎子夏曰魚失水則死水失魚猶爲水也孔子曰商汝知之

又曰日在井中不能燭遠日在足下不可以視君之有國猶天之有日居不高則不明視不尊則不遠

韓子曰晉平公問叔向齊桓公九合一匡君之力臣之力叔向稱管仲隰朋之力師曠曰君壤地也臣草木也壤地美然後草木碩亦君之力臣何力之有焉

又曰勢者君之輿也威者君之策也臣者君之馬也民者君之輪也勢固則輿安威定則策勁臣順則馬良人和則輪利而爲國皆失此有覆輿走馬折策敗輪矣

又曰爲人君者猶壺也民亦水也壺方水方壺圓水圓

呂氏春秋曰魏文侯燕飲皆令諸大夫論己或言君仁或言君義或言君智至任座曰君不肖君也得中山不封君弟而封君之子是以知君不肖文侯不悅座趨而起次及翟璜曰君賢君也其主賢者其臣之言直今座之言直是以知君賢也

又曰善爲君者蠻夷反舌皆服俗淳也水泉深則魚鱉歸

之人君賢則豪傑赴之

又曰君者仁義以治之愛利以安之忠信以道之務除其災致其福故人之於上也若璽之於塗也抑之以方則方以圓則圓若五種之地必應其類而蕃息百倍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

又曰古之王者其所爲少其所爲少因者君術也爲者臣道也爲則擾矣因則靜矣因冬爲寒因夏爲暑君奚事焉故曰君道無爲

又曰昔太古嘗無君其民聚生群處知母不知父無親戚兄弟夫妻男女之別無上下長幼之道無進退揖讓之禮無衣服履帶宮室畜積之便無器械舟車城郭險阻之備此無君之患故君臣之義不可不明也自上世以來天下亡國多矣而君道不廢者天下利之也

又曰齊桓公淶於管仲鮑叔晉文淶於舅犯郭偃荆莊王淶於孫叔敖沉尹承吳闔閭淶於伍員文之義越勾踐淶於范蠡大夫種此五君者所淶當故霸諸侯范吉射淶於張柳朔王生中行寅淶於籍秦高強吳夫差淶於王孫雄太宰嚭智伯瑤淶於智國張武申尚淶於魏義偃長宋康王淶於唐鞅田不禮此六君者所淶不當故國皆殘亡身或死辱爲君非爲君而因榮也非爲君而安也以爲行理也又曰先王用非其有如己之有通乎君道者也君者處虛素服而無智故能使衆智也無能故能使衆能也能執無爲故能使衆爲爲也無智無能無爲此君之所執又曰鄭君問於被瞻曰聞先生之義不死君信有之乎被瞻對曰有之夫言不能聽道不能行則固不事君也若言聽道行又何死亡故被瞻之不死亡賢於死亡也

又曰豫讓欲報襄子其友謂之曰子之所道甚難而無功
謂子有志則然矣謂子智則不然以子之材而索事襄子
索求襄子必近子子得近之而行所欲此甚易而功必成豫
讓笑而應之曰是為先知報後知也為故君賊新君矣大
亂君臣之義也子無失吾所為矣凡吾所為此者所以明
君臣之義也非從易也
淮南子曰君根本也臣枝葉也根本不善枝葉茂者未聞
也有道之世以人與國無道之世以國與人之國堯舜是
也以國與人桀
紂與湯武是也
說苑曰晉平公問於師曠曰人君之道奈何師曠曰人君
清靜無為務在於博愛趣在任賢開耳目以察萬方不溺
溺於俗不拘繫於左右廓然遠見倬然獨立屢省考績以
臨臣下此人君之操也不公曰善

新序曰趙襄子問於王子維曰吳之所以亡者何也對曰
吳君恠而不忍襄子曰宜哉吳之亡也恠則不能賞賢不
忍則不能罰姦賢者不賞有罪不罰不亡何待
潛夫論曰凡人君之治莫大於和陰陽夫陰陽者以天為
本天心順則陰陽和天心逆則陰陽乖天以民為心民安
樂則天心順民愁苦則天心逆
抱朴子曰清玄剖而上浮濁黃判而下流尊卑等威於是
乎著曩聖取諸兩儀而君臣之道立設官分職而雍熙之
化隆君人者必脩諸己以先四海去偏黨以平王道遣私
情以樹至公昭德塞違庸親昵賢使規盡其圓矩盡其方
矣

金澤文庫

備以謝至公... 於劉... 平... 賦... 樂... 本... 帶... 其... 吳... 漢...

